

卷六十五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六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月星雲風

天

關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陽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表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禹迹見我堯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產業部 農

農

田園圃蚕織織市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

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

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曰存為兒時好種樹麻

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穀可食之物 又曰楊

山之陽白郛有田一壩

世善農稼好貨殖賦

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

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

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

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

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耨年讓畔 史記

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

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遡江上處岷

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

晉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

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幘禁乎

奪在已畏薄淡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

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

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田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
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曰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
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 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
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
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
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弘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江渭中漑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
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
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

興書曰郭翻少有忠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
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
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
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
重門寂已暮案牘罷賢塵輕涼生笥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
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閑居伊洛濱顧已慙困地徒
知薑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
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 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
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
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
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
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
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柁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

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
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
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
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天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
種耘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器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又曰無踰我園 又
曰遊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
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 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
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觀
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園語曰趙簡
子田于蠖蠖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
升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

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澆其園江
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蒸藿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 又曰吳祐遷
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
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
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
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
記曰蘇紘嘗除門廷有衆賓來紘告母曰人招紘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
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
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傅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
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林山陽收其利以供
酒食之費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鵲園蒲
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

經吳門顧辟強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遙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拍麾好惡傷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僮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孝塔皆有名字 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 宋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沈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顛流涉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秘園詩

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愧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窅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閑物外蘿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游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踈遠興積實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躍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磨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嘯愁鷓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 又行園詩曰寒

瓜方卧壠秋旅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初菘向堪把時韭日離
離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藥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鷓鴣鷓鴣
翡翠鳩鵲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
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俛仰釣射煎熬包灸極樂到暮若夫
采桑之婦連袖方路齊謝眺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
蕪蕪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晚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
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
玉堂之穴寥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
肅清陰起兮池館涼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
而不事譬寵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遨遊以蕩志正
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赤弁暈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
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趣有空壘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慄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草石苔蘚駁楚叢

攢既而登望徒倚臨遠憑空廣觀馳聽靡有不通梁江淹梁王兔園賦
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立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奮枚
叔之製云於是今塘緬演綠竹被披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駕鷺鷥鳴
鳴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
歸春陽如晚未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周
庚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土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笑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
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款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
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
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雖披落落之

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公誠
 偃息於茂林乃又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閑實無水而恒沉草無忘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閑老幼相攜蓬
 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
 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
 山崩川竭水碎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龍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菁
 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 **頌** 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
 繩大樸未散玄化霑凝 義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
 謫祐謙輔信乃眷我皇 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
 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 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
 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 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
 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 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
 下肅肅庶官文士濟濟 武夫相相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

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
 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 無或慢易在始虞
 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謝** 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
 勤越霜霧聯翩翹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 首瞻東路延翮向
 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 來雁不還風蕭幌
 兮露濡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霽霽雲英英離禽啾 啾又晨鳴菊有秀
 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 坐悵欲悲試託意
 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樊想綠蘋兮既冒沼念幽蘭 兮已盈園天桃晨
 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路宿草塵蓬門 **謝** 晉湛 方生遊園詠曰諒
 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鑿山隣天而 無際乘初霽之新
 景登北館以悠曠對荆門之孤阜俯漁陽之秀岳乘夕 陽而含詠杖輕策
 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模長嶺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 歷丘墟而四周智
 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 事隔故羈馬思其
 華林籠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疇昔 **梁** 張緒謝東宮

齊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亮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誼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
蕙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奢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通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瞻春迎夏華卉競發昔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圃

毛詩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築場圃 傳曰晉侯取焉氏之圃以爲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譏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圃也懸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甘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

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 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 曰春光起麗譙疑履步山椒閉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陰蔭前橋綠荷生倚葉丹藤上細苗顧循甄振藻何用擬瓊瑤 隋江物 玄圃石室銘曰 擄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玄 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藥珠 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萊貨 杏檐非刻削戶窓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閨冬霰停陰桐樓鳳 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曠仁智爲 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卜三官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 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 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

曰貴人助蠶瑁釵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
 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
 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為人吐絲
 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牛山有野蠶為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 晉楊泉蠶賦曰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
 為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
 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
 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袒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調蠶母入處
 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
 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 跌負身方腹列足雙俱
 皆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君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
 行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殮在側敷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

於是平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薄灑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至
 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貞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
 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掣攫再笑再言情者悅而忘解
 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
 後辨子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
 白伊雪以為衣裳袞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百禮罔不斯服夫
 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襄
 從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 博
 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
 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
 居如魚不廢績織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濯素手札

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杼
 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燒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劍紅粧映落
 暉 梁劉孝威在郟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
 梭環玉動踏躡 珮珠明經稀疑杼溢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
 成雲棟共徘徊 紗窓相向開窓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沙的的
 見粧華鏤玉同心藕雜寶蓮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篦臨髮斜機頂挂流蘇
 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艷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
 問遺五馬共踟 躕直為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帝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
 眠真自難重衾 猶覺寒女憶凝脂緩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
 端南端稍有期 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余還
 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
 梭續斷絲簷前 初月照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
 賦 娜言軒織 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
 璠 瑚鈞新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遲 陳蕭詮

人不掩流蘇椎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 脫弱繞輕絲絞中轉躡成離
 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紉素同霜雪更傷 秋扇篋中辭 後漢王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 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
 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 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
 端直貫雲表而剏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 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
 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 長勝復迴轉剏像乾形大匠
 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 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
 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 其宜兔耳踈伏若安若危猛
 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 銜餌瀟灑其陂鹿盧並起織
 縵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 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
 絲或黃或白蠶蠟凝脂織織靜女經之絡之 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
 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 杼惟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
 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為伎莫機巧之最長 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
 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隔之負方應萬機以 布錯寶蠶態之有章是以孟

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楨幹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茲清織女揚暈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楹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官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沉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粱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平陽僂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賦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遐逶迤以補過似素然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筭成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攬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曰椎春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瑱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甲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故耳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詩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蓋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鵠聊自
入看書懸龜識季主陶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
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梁簡文帝移
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
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揔會交貿
遷移雖焚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
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
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摠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
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听聖德謙虛未忘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鄼
賣卜屠羊請辭新闢而交貿之黨好留鹵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產業部 田獵 釣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者夏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有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駟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
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呂施及三王
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
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滸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
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